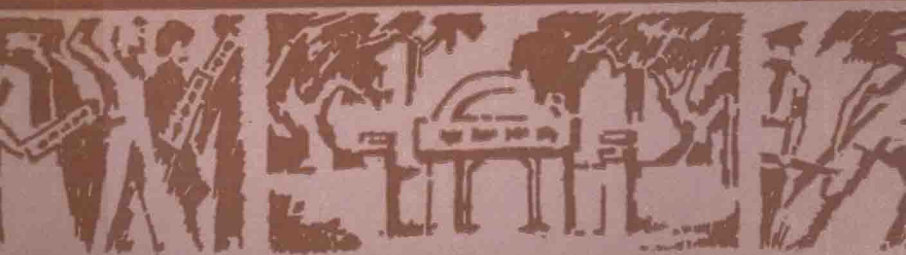


中共“三大”资料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革命史料丛刊

中共“三大”资料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卢 权

中共“三大”资料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40,000字

1935年12月第1版 193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790册

书号11111·143 定价1.15元

编辑说明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资料》（简称《中共“三大”资料》）内容包括历史背景、中共“三大”文件、中共“三大”决议的贯彻以及部分中共“三大”代表的回忆与论述等资料，对研究中共“三大”历史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中有些资料的观点不尽正确，有些史实不尽可靠，为了便于读者研究，我们一律保持原貌，不作改动。原件的注释，除了与本资料内容无关的删去外，其余一律予以保留，在每篇页下按①、②、③编次标明；如属编者所加注释，则按①、②、③编次，以示区别。

本书由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负责选编，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是黎显衡、林鸿暖、梁伯祥；谢燕章、汪杰也参加过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本资料如有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选录）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1
党的“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一九二二年七月）.....	5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8
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给共产国际	
代表斯内夫利特的指示（选录）	
（一九二二年七月）.....	19
共产国际远东局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	
（一九二二年八月）.....	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	
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的指示（一九二三年五月）.....	23
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选录）	
——关于一九二〇——一九二三年的中国问题.....	伊 罗 生 26

陈独秀谈西湖会议及国共合作.....	33
蔡和森谈西湖会议.....	35
张国焘谈西湖会议.....	37
张国焘谈中共“三大”的背景.....	46



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

会议的报告.....	56
附：马林的补充发言	62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63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65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73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79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81
劳动运动决议案.....	84
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运动 问题的提纲	86
农民问题决议案.....	88
青年运动决议案.....	89
妇女运动决议案.....	90
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	92
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93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日本进行 逮捕的决议.....	94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爪哇进行

逮捕的决议	95
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96
出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98
中共三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	98
中共三届中央委员名单比较表	99

三

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01
中央局报告（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103
各委员报告（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06
关于宣传和教育问题的决议案（一九二三年）	115
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120
劳动运动进行方针决议案（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12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三号通告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24

四

毛泽东谈中共“三大”	127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瞿秋白 128
中共“三大”党纲的修改经过	瞿秋白 133
陈独秀在“三大”前后的观点	蔡和森 135
中共“三大”的争论问题	蔡和森 142

蔡和森谈中共“三大”.....	151
参加中共“三大”..... 徐梅坤	158
中共“三大”会址及大会经过..... 徐梅坤	160
罗章龙谈中共“三大”的前后情况.....	171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	张国焘 186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的 一些情况	
——给威金斯基、穆辛的信	张国焘 195
刘仁静关于中共“三大”的回忆.....	208
关于中共“三大”的回忆	于树德 210
中共“三大”的预备会议	杨章甫 212
中共“三大”前夕举行的预备会议	梁复然 213
关于中共“三大”前夕的会议	谭天度 215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选录）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九

好政府主义者诸君呵！你们刚才发出“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呼声，北京城里仅仅去了一个徐世昌，你们马上就电阻北伐军，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主义的涵义吗？你们观察现时京、津、保的空气，能实现你们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个具体主张吗？清室倒了，统一党章秉麟等便急急主张和袁世凯妥协，反对继续战争；袁世凯死了，进步党梁启超等便急急主张和段祺瑞妥协，反对继续战争，结果都造成了反动的变乱。你们（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又那能不蹈此复辙！

国民党诸君呀！你们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应始终为民主主义而战，宁可战而失败，不可与北洋军阀妥协而失败。民国元年因袁世凯宣誓拥护共和，你们和袁世凯妥协上了一次当；五年又以恢复约法国会等条件而与段祺瑞妥协又

上了一次当；现在不可又以恢复国会法统，废督裁兵等条件而与北洋军阀妥协了。在北洋军阀卵翼之下的约法国会将与五六年状况何异，希望军阀自己出来废督裁兵，岂不是与虎谋皮？废督改称总司令，云南、四川、湖南的现状与前何异？军阀间内讧甚烈，正在相互对垒，互相防制，无论那一方面都在增兵，那一个肯裁兵自减？从前徐树铮说：“我也赞成裁兵，但必候我的兵练齐了再裁别人的兵”。现在张绍曾说：“方今赣州一带战事方殷，豫乱虽平，伏莽未靖，沈辽负固，窃发堪虞，军务既待肃清，各省宜有统驭，就直、赣、豫等省论，即或曹、吴诸帅如自解职，试思四郊多垒，指挥究属何人；”他们在实际上不能裁兵废督的苦心，算是由这两位北洋派代表人物老实说出来了。你们唯有一心完成你们民主革命的使命，勿为这些欺人的好听空话所误！

农民、工人、学生、兵警、商人诸君呵！军阀不打倒，废督裁兵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强索军费不扰乱中央及地方财政秩序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滥借外债做军费政费以增加列强在华势力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横征暴敛，想他们绥靖地方、制止兵匪扰乱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工商业怎能发展，教育怎能维持和振兴？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互争地盘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互争地盘战争一次，农人、工人、商人的身家性命便跟着牺牲一次，无辜的兵士、警察便跟着身罹炮弹一次，他们战争无止期，我们要停止这种无止期的牺牲，只有加入民主战争打倒军阀，没有别种姑息的妥协的伪和平方法可以得到根本的真和平幸福的。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学者、政客，根

据他们姑息的妥协的伪和平论，来反对民主战争，我们万万不可听从。和平自然是我们所不排斥的，但是虚伪的妥协和平，愈求和平而愈不和平的伪和平，乃是我们所应该排斥的；战争诚然是我们所不讴歌的，但是民主主义的战争，减少军阀战争效率的战争，把人民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在现在乃是我们所不得不讴歌的。

十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但是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复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我们目前奋斗的目标，并非单指财政公开，澄清选举等行政问题，乃以下列各项为准则：

- （一）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
- （二）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
- （三）采用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制。
- （四）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
- （五）定保护童工、女工的法律及一般工厂卫生工人保险法。
- （六）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

(七) 实行强迫义务教育。

(八) 废止厘金及其他额外的征税。

(九) 改良司法制度，废止死刑，实行废止肉刑。

(十) 征收累进率的所得税。

(十一) 承认妇女在法律上与男子有同等的权利。

上列各项原则，决不是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之下可以用妥协的方法请求得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先驱》第九号，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党的“二大”关于“民主的 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一九二二年七月）

人类经济的及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的战争，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民主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免的。

人类现在的历史，正在阶级战争的奋进途中，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大部分还未得着胜利，即民主对于封建的战争也并未終了，尤其是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不但在社会习俗上，即在国家统治权上，封建的势力仍然大部分存在或完全存在。在这种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民主派打倒封建以

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这时他们压迫的程度和无产阶级能够抵抗的程度，乃看无产阶级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所发挥的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至何程度而定。

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须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努力工作的党，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

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加入此种战争。我们须告诉他们：此种战争虽不能完全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却是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同时又须告诉他们：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扩大此主张，并规定进行计划如下：

(a) 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b) 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

(c) 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选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同志们：

一九二一年六月初至十二月十日期间的工作情况如下：

在上海，工作开始于很不顺利的条件之下，这儿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但却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随着凡尔赛和约而兴起的知识分子中的巨大骚动已成为过去，学生运动的领袖们由于中国政府给予留学机会而纷纷出国升学，结果，学生组织已失其意义。除了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之外，只有广东工人团结在现代工会组织之中，中国的旧式工人组织、行会、秘密结社——如上海的青、红帮之类，与其说是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一种助力，勿宁说是一种障碍。现代工业工人的人数仍然很少。现代工业在外资特殊帮助下虽然发展很快，但产业工人却只占中国人口总数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中国到新加坡和远至科伦坡、荷属印度、菲律宾等地的侨民，其中有一些大资本家，他们还没有向国内投资。可以找到一些统计材料，如一本德文书估计中国产业工人有四十万。但从上海和香港两地的情况来判断，这个估计太低了。尽管工作条件艰苦，工业城市仍可以得到大量工

人，因为贫苦农民大量流入城市。直到现在，工人仍然普遍地和农村家庭保持着联系，他们在城市干几年之后就回到乡村。有很大数量的妇女和儿童——通常从七岁开始——为挣工资而进厂做工，以纺织厂为例，童工工资每月不超过二十先令，他们日夜工作十二小时，成人一个月也挣不到两镑。工人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

中国人口中，广大的群众是农民，他们虽然贫穷，但差不多都有少量土地。内地同海外资本主义世界几乎不发生任何联系。象过去俄国农民中和现在印度农民中所发生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农民中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听说过象印度和朝鲜农民必须交付的那种高额租税。所以，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他们无可奈何地在各式各样的军阀混战中受煎熬，这些战争是年轻的中华民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中国有殖民利益的外国势力之间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些内战，政治生活全部被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政治领导。

当维经斯基⊖（G. Voitinsky）在上海工作时，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有小组，但全国成员不超过五十——八十人。他们曾在工人学校中学习⊖，但自维经斯基离华后，经费无着，不得不停止。陈独秀在省

⊖ 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到中国的代表，中文名字吴庭康，有时使用“魏琴”的笔名。——译者注。

⊖ 原文如此。——译者注。